

毛詩集釋

第三冊

馬宗薌撰

中華書局

馬宗薌撰

毛詩集釋

第三冊

中華書局

毛詩故訓彙疏

開原馬宗鄕竟荃著

王黍離故訓卷六

毛詩國風

王國十篇二十八章百六十二句

鄧在个陝西鄂縣
東五里
鎬在也東二十五里

疏史記周本紀云文王自岐下而徙都豐又云

武王至于周正義曰周鎬京也自殷王曰定

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惡貶從殷王受日夜勞

來我西土我維顯服及惠方明自洛汭于

伊汭居易毋固女有夏之居我南望三塗北

望嶽鄩顧詹有河粵詹維伊毋遠天室

營周子維色而後去又云成王在豐使召公

此王娶愛衰如衰
如服此王欲廢太
子太子母申廢女
而乃后此王得衰
如愛之欲廢申后
行去太子山曰以衰
如乃后以伯服乃太
子此王以號石父乃
仰用事國人皆怒又
廢申后去太子申
廢怒與繒西夷大
戎攻此王此王舉
火徵兵兵莫至遂
殺此王驪山下虜
如盡取周路而去

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
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
里均作召浩洛沼又云平王立東遷于維維邑
辟戎寇平王之時周室衰微虢彊并弱齊
楚秦晉始大政由方伯正義釋維維邑曰括地
志云故丰城一名河南城本邾鄒周公新築
杜洛州河南縣北九里苑內東北隅自平王
以下十二王皆都此城至敬王乃遷都成周
至赧王又居王城也帝王世紀云王城西邾
邾有陌左傳云成王定鼎於郊邾漢書地理

此處乃即申庚而共
立故山王太子宜曰
是乃平王以奉周
祀

王城在今河南洛陽
縣西北二十里成周
在今洛陽縣東北
三十里去王城里

戲水在今陝西臨
潼縣東三十里
驕山在縣東三十里

與地理志此在洛陽
如滅宗周于平王東
居洛邑於此王室
與此洛邑無異

志亦云河南故郊鄆地周武王遷九鼎周公

致太平營以為都是乃王城至平王居之相合

鄭訪濬云周成王攝政五年成王封豐召宅洛

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是為

東都今河南是也東流是洛王世幽王嬖褒

姒生伯服廢申后太子宜咎奔申申庚

與犬戎攻宗周殺幽王於戲晉文侯鄭武

公迎宜咎于申而立之是為平王以亂故徙

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之尊與此洛邑無

異世乃不能復雅謂之王國之變風章先

南
外方之
洛陽
南

不能復雅謂之正國風
相合

生曰孟子曰王者之迹息而詩亡詩亡於後春
秋作范甯述之曰孔子就太師而正雅頌因
魯而修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息於邦
君所以明其不能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
此則王者之迹謂之小正大正故訓敷如也此
皆東周之詩列於國風之說也襄二十九
年左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為
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此王
風之樂聲也

黍離三章章十句

序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
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
忍去而作是詩也

疏義云宗周鎬京也謂之西周周王城也謂
之東周幽王之亂而宗周滅平王東遷政遂
微弱下列於莊侯世詩不能復雅而同於
國風焉孔正義曰周語云幽王三年西周三
川皆震是鎬京謂之西周也宗鄉按正月詩
云赫宗周宗周褒姒滅之傳云宗周鎬京也周語

國風 黍離

韋注云西周鎬京也謂幽王在焉是西周宗周

皆鎬京矣孔正義曰言過故宗廟也別是有所

適因過舊墟也故詣宗周也云閔周室之顛覆

彷徨不忍去也孔正義曰周室正謂幽王之亂

王室覆滅致使東遷洛邑聖其舊都雖作

在平王之時而志恨幽王之敗但主傷宮室生黍

稷也是追刺幽王故為平王詩耳又宗周聖滅

此平王之咎故不刺平王也彷徨不忍去敘其

作詩之意未必即指宗周而作也言宗周宮室

盡為禾黍章首上二句是也閔周顛覆彷徨

不忍去三章下八句是也

彼黍離：彼稷之苗。彼彼宗廟宮室行邁靡：中心搖：行邁行也。靡：猶遲也。搖：憂無慈知我。我謂我心憂不知我。我謂我何求。悠：蒼天此何人哉。悠：遠意。蒼天以體言之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昊天。自上降鑒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然則稱蒼天。

疏傳云：彼彼宗廟宮室。此孔止義曰：序云宗廟宮室盡為禾黍。故知彼黍彼稷是宗廟。

宮室之地黍與稷也作言彼黍彼稷正謂黍
稷為彼耳傳言彼宗廟宮室作言彼宗廟宮
室之地有此黍稷也按陳曰美云宗廟宮室
毀壞而地盡為禾黍也美申成傳意也彼廟
黍離彼稷之苗也美云宗廟宮室毀壞而地
盡為禾黍我以黍離時至稷則尚苗孔正
義曰鑑宗宮室毀壞地盡為禾黍大夫行
役見而傷之言彼宗廟宮室之地有黍離而
秀彼宗廟宮室之地又有稷之苗矣湛露傳
云離垂能則黍離亦謂秀而垂也詩人以黍

孔曰美云宗廟宮室毀壞而地盡為禾黍也美申成傳意也彼廟黍離彼稷之苗也美云宗廟宮室毀壞而地盡為禾黍我以黍離時至稷則尚苗孔正義曰鑑宗宮室毀壞地盡為禾黍大夫行役見而傷之言彼宗廟宮室之地有黍離而秀彼宗廟宮室之地又有稷之苗矣湛露傳云離垂能則黍離亦謂秀而垂也詩人以黍

秀時至稷則尚苗六月時也程瑤田九穀考曰
說文黍禾屬而黏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黍
有黏不黏十種對文今北通呼黃耒為黍子糜
子糝子黃耒取黏與說文禾屬而黏者正合宗
鄉按奉天人謂黃耒曰糜子說文糜糝也亦
謂糜子曰大黃耒說文糝糜也倉頡篇糝大
黍也是也又曰說文稷齊也五穀之長齊稷也
重文作粱秫稷之黏者重文作朮是稷有
黏不黏二種對文則黏者秫不黏者稷散文則
通謂之稷亦謂之秫今北方呼高粱為秫或謂

之紅梁亦謂之秫呼女稻為秫稻月令孟春
行冬令首種不入鄭注云舊說首種謂稷今
以北方滋穀播種先後考之高梁取先粟次
之黍糜又次之然則首種者高粱也管子書
日至七十日陰凍釋而執稷百日不執稷秦
漢以來此書並冒梁為稷無論稷二穀缺一
不可即以管子言之日至七十日乃八九之末今
之正月也雖南北氣候不齊曾未聞有正月執
梁粟者而高粱早種於正月者則南北並有
之故曰稷為首種首種者高粱也滋穀惟高

梁取高而先種謂之五穀之長不亦宜乎
嘗以六月過天津見黍糜止秀而高粱竟畝
無一秀者因問之農民則曰高粱種在黍糜
前秀在黍糜後在地時日久其秀反遲若
不早種斷不能收而疑高粱首種而詩乃云
黍離：稷猶苗也至此始信詩言不謬矣離
之狀黍生下垂之狀秀亦離也穗亦離也
實亦離也故黍已離而稷或猶苗及黍猶
離而稷或已實田有先後種有早晚大致
不差抑此可以執一論乎胡承珙曰離蓋取

稀疏通歷之意宗鄉按說文林云稀疏也江
聲王念孫段玉裁皆云適下應有林字段西
裁云玉篇云稀疏歷於蓋凡言歷可數歷
錄束文皆當作林歷行而林廢矣周禮遂師
及窆抱磨鄭云磨也適歷執紼也遂人
主陳之而遂師以名行校之賈公彥云天子千
人分布於六綰之上稀疏得所名為適歷也王
念孫曰凡均調謂之適歷是則離也亦言女狀
垂下稀疏通歷矣秦生獸獸今狀猶能詩人狀物
之工如是說文苗生於田也倉頡篇云苗也禾之

未秀也云邁行也

釋言文

通也道行獨行也

猶遲也也步孔正義曰靡之行舒之意故言猶遲

也釋訓云遲徐也

也音亦相近鄭注神託仁猶存也中猶忠也之例

矣按廣雅靡行也云搖憂無所憩步馬瑞

辰曰爾雅惟搖憂無吉也搖即搖之假借

方言搖憂也沈文無搖字而懼字注引爾雅

亦作搖宗鄉按沈文惟字注云喜歎也歎字

云意有所欲也从欠歎有口鉉等曰歎塞也

意引仲
則為緩
慢故仿
靡之為
遲之云
猶遲也

意有有欲而猶塞歎：然也。以爾雅：惟：惟：皆謂憂無告觀之則慙：亦謂心有誠歎喜欲^{其人}求之而不得也。孔正義：戰國策云：楚威王謂蘇秦曰：寡人心搖：然如縣旌而無所蒞。則搖：是心憂無所附著之意。故為憂思無所繫也。我亦與爾雅：會行邁：中心搖：步美云行道也。道行猶行道也。依此推之，則中心亦謂心中矣。皆倒文也。孔正義曰：夫見之枉道而行，不忍速去，遲：然而安舒，中心憂思搖：然而無所告懇，知我者謂我心憂。

行道也。然
步美云行道也。
依此推之，則
中心亦謂心中
矣。皆倒文也。
孔正義曰：夫
見之枉道而行
不忍速去，遲：
然而安舒，中
心憂思搖：然
而無所告懇，
知我者謂我心
憂。

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者姜云知我者知我之情
謂我何求怪我久留不去孔正義曰大夫乃言
人有知我者之情者則謂我為心憂不知我
之情者乃謂我之何求乎見我久留不去謂我
有何求索云悠遠意也孔正義曰釋詁悠
遠也故知悠遠意按悠之本字為攸詳載馳
疏云蒼天以體言之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
廣大則稱昊天仁覆罔下則稱旻天上帝降鑒
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天則稱蒼天也孔正
義曰釋天云穹蒼蒼天李巡曰古四時人質仰